

● 春风文库 ●

CHUNFENGWEN



花著



不如归



不如归

〔日本〕德富芦花 著

不如归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沈阳

不如归

Bu ru gui

〔日本〕德富芦花 著

于 雷 译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30,000 开本：787×960 1/16 印张：7 1/2 插页：2

1986年10月第1版

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,000

责任编辑：冯耀明

责任校对：晓 春

封面设计：李勤学

统一书号：10158·1058

定价：1.55 元

作者序

写在《不如归》一百版首卷

《不如归》发排第一百版，趁校对之机，重读旧作。这是一篇幼稚的小说。如果写写纯朴的童话故事，倒也好些；然而，这里为了使场面热闹起来，硬凑了千千岩和山木之间廉价的戏剧性场面，画蛇添足地写了小川某女等等，要挑毛病，那是不胜枚举的。即使面对第一百版的欢呼声，我也还是想改得再好些。然而，事到如今，重写又大不易，终于，只作了校勘。

十年后重读，蓦然想起了一件往事。那是这部小说孕育成熟的一天晚上，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。当时我在相州逗子的“柳屋”租了个房间住下。有一名妇女病后休养，带一名儿童前来投宿。恰是盛夏溽暑，所有旅店无不客满。我不忍看她们走投无路，经与妻子磋商，把我们租来的十六平米的两间小屋，暂借一间给他们住下。夏天嘛，隔壁也徒具形式，无非薄帘一张而已。风

也穿堂过，话也听得清，一月间就处得很熟了。她是个三十四、五岁受过苦的人（并非《不如归》中的小川某女），擅于述说情深意浓的故事。虽是夏季，日暮之后，阴云四起，在那宁静的夜晚，男孩已经出去玩耍，剩下这位妇女、我和我的妻子便一同闲聊。忽而，女人讲了一段那么令人酸鼻的见闻。那是“浪子”的故事。当时已家喻户晓，而我却初次听说。诸如浪子因患肺结核被迫离婚，武男十分悲伤，片冈中将怒接亲女，为病女新盖静养室，带浪子漫游京阪，终生留念，以及川岛家赠送的花束咸被掷还等等，只这些是事实。那女人边呜咽，边侃侃而谈。我倚在佛龕前的立柱上呆呆地听着。妻子低着头，不知不觉太阳落了，古老的乡间小屋，室内昏黄，只有讲故事人的睡衣白花花的。她叙过浪子弥留之际的悲伤后，说：“听说浪子是这么讲的：‘再也不生为女人！’”那女人说罢，终于唏嘘不已，谈话结束了。一股冷气，闪电般从我的脊骨掠过。

这女人不久恢复健康，这一夕谈话留作谢礼，她回京去了。逗子之秋，变得冷清，而那女人谈话留下的印象却永不消逝。大浪朝夕，传送悲声。伫立在肃杀秋色下的海滨，那不在人世的人，身影却浮现在眼前。过度哀怜，凝成苦痛，不设法排解是不成的了。于是，在谈话的骨骼上

信手补些血肉，便草就一篇不成熟的小说，发表在《国民新闻》，其后又做为单行本，由民友社出版，这便是本篇《不如归》。

再，《不如归》的瑕疵，乃笔者才疏所致。尽管如此，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，这是因为浪子本人在逗子夏夜，借那位妇女之口，向读者诸君亲自倾诉的效果。总之，笔者充其量不过当了传声筒罢了。

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二日

于昔日武藏野、今日东京府、
北萨摩郡千岁村粕谷里
德富健次郎志^①

①德富芦花原名德富健次郎。

目 次

上 卷

- 一、夜来香..... 1
- 二、花溅泪..... 9
- 三、采蕨行..... 13
- 四、山木馆..... 22
- 五、将军府..... 35
- 六、婆家风..... 48
- 七、雁传情..... 57

中 卷

- 一、小别重逢..... 63
- 二、拂袖而去..... 74
- 三、婆媳之间..... 85
- 四、夜来风雨..... 94
- 五、乍暖还寒 109

六、母子激辩.....	114
七、父女说梦.....	126
八、碍难启齿.....	135
九、堕入陷阱.....	140
十、不测风云.....	146

下 卷

一、甲午战.....	150
二、寡妇恨.....	167
三、梦中情.....	179
四、浪边泪.....	185
五、传教女.....	196
六、战地书.....	209
七、空悲切.....	215
八、紫手帕.....	220
九、七夕诀.....	226
十、断肠碑.....	233

上 卷

一、夜 来 香^①

1 上州^②伊香保镇^③千明旅馆的三楼，纸格窗开了。一位少妇在眺望夕阳景色。她年约十八、九岁，挽着个标致的发髻，穿一件银白色碎花绉绸罩衣，草绿色的纽扣。

清容洁白，蛾眉微蹙，腮边似乎消瘦；若说有瑕，这倒也算是美中不足。然而，她风姿绰约，举止典雅，性格娴淑。可以这样评定：这位少妇既不是朔风中凌空傲立的梅花一朵，也不是烟春里疑似蝴蝶翻飞的樱花一枝，而是夏日暮霭中清幽怡人的夜来香。

春日的金乌西坠了。远方的日光、足尾、越后^④等边境上的群山，近处的小野子、子持、赤

①小标题系译者所加，下同。

②日本古时上野国的别称。

③日本群馬县榛名山山腹的温泉地。

④日光山在栃木县日光市的火山群。足尾是栃木县上都贺群的银山。越后，日本古国名，今日新潟县。

城^①等峰峦，抹上了落日的余晖，织出了绚丽的晚霞。于是，下方的乌鸦别了孤朴树枝头，嘎然长鸣而去。当乌鸦的叫声也染成了金色时，两叶浮云从赤城山的背后悠然升起，三楼的少妇不由得凝神呆望。

那云，足够双手搂抱，水泛泛，娇滴滴，缓缓地辞别了赤城山顶，在一望无垠的太空中，象两只金色的蝴蝶比翼齐飞，幽闲地向足尾山飘去。少顷，夕阳西下，暮色苍茫，寒风瑟瑟。两叶浮云褪为蔷薇色，被风吹散，上下分飞。但见云儿在夜色渐浓的长空纷纷道别。霎那间，下面的那朵云渐渐缩小，不知不觉消失得片影无存。于是，剩下那一朵云，又褪为灰色，在空中徘徊，若隐若现。

终于，不论远山或长空，无不一片昏暗；夜幕中，惟有三楼少妇的脸，留下了一点点皎洁。

2 “小姐……唉呀，这可怎么好，又说走嘴了。噤噤……噢，夫人！我回来啦。哟，漆黑。夫人，您在哪儿？”

“嘿嘿……在这儿哪。”

“唉呀！在哪儿？快请回房，会受风寒的

①群马县前桥市北部的复式死火山。

呀！老爷还没有回府吗？”

“谁知是怎么啦。”少妇边拉开纸格门进屋，边说：“不妨传话给下边，派人迎接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她边说边摸索着擦燃了火柴，掌起灯来。只见她是年约半百的老妇。

这时，楼梯声响，旅馆的侍女走上楼来。

“噢，恕我冒昧。老爷也太慢条斯理了……噢，刚刚打发小伙计迎接老爷去啦。老爷就要回府了吧？有信……”

“啊，父亲的来信。快点回来多好呢。”挽发少妇无限怀念地启封读信。

“将军大人的来信……真想快点拜读。喃喃……一定又讲了些有趣的事吧？”

侍女推开窗扇，在火炉里添了木炭，然后退下。老妇将一包裹收进壁橱。隔了一会儿走上前来。

“天气真够凉的。和东京大不相同啦。”

“五月里樱花才开哪！几妈，您再靠近我一些。”

“谢谢。”老妇边说边盯住少妇的脸。“真象做梦哪！看您挽了这样的发髻，端端地坐着，几妈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拉扯大的那位小姐。老夫人去世的时候，我背着您，您哭喊着‘妈妈’，一切都象在眼前似的。”几妈热泪纵横

地说：“当您坐上花轿的时候，我还想：倘若老妇人在世，看您那么俊俏的模样，不知该多么高兴呢。”几妈拖出衬衣袖子拭泪。

少妇似乎也为之所动，垂下头来。只有烤火的左手手指上的指环，灿烂的金光照人。

片刻，几妈抬起头来。“请原谅。我又提起这些事了。唉哟，人一老，就变得唠哩唠叨的。噢，嘴嘴……小姐，不，夫人！您从前一切都够苦的啦，总算坚强地熬了过来。瞧好吧！往后呀，一色是喜兴事儿啦！老爷又是那么一位和气的人……”

“老爷回来啦！”楼梯口传来了侍女的语音。

3 “啊，好累，好累！”

一名二十二、三岁的西装男子，脱下草履，对迎接的二人微微地颌首致意，跨上了檐廊，又回头膘了一眼手提灯笼的少年，说：

“噢，辛苦，辛苦！那束花，麻烦您，用温水生上吧！”

“哟，真美！”

“真的，啊，是美丽的杜鹃花呀！老爷，您是从哪儿采来的呀？”

“美吧？嘴，还有黄色的哪，叶子好象‘千

年红’^①，我是想求浪子明天早晨给生上才采来的……喂，我立刻去洗个澡吧！”

“老爷可真活泼！到底是军人，与众不同呀，夫人！”

夫人将叠好了的外衣轻轻地吻了一下，挂在衣架上，只是微微一笑，却不发声。

登登登踏上楼梯的脚步声在纸格窗外停了。“啊，真痛快！”刚才的那位少年又跨了进来。

“哎呀，老爷，您已经上楼啦？”

“男子汉嘛！啊，哈哈……”老爷爽朗地大笑。夫人羞怯地给他披上了和服棉袍。老爷说了声“不客气啦”，便在座垫上盘腿大坐，双手托腮。他那剪平发的头胖得象个栗子虫似的；风吹日晒的脸如同熟透了的鲜桃。浓眉亮眼；虽然鼻下稀疏的小胡象些毛虫，但不知什么地方总还保有些少小时的稚气，真是个女人值得投之以微笑的男子汉。

“您看，有信！”

“啊，岳父写来的吧？”

武男整装端坐，拆开信封，取出信笺，只见另附一纸。

“这是给浪子的……嗯，显得还很硬朗……”

^①学名石楠，蔷薇科植物。

哈哈哈，又说了些诙谐语……如闻其声啊！”武男含笑读罢，将信卷起，置于身旁。

“问候你。告诉说：‘由于换了环境，要善自珍摄，勿使宿疾复发。’”浪子回顾送来饌肴的老妇说。

“啊，是呀，多谢了。”

“喂，开饭，开饭！今天仅仅吃了两个饭团，足足走了一天，肚子饿极啦……哈哈哈，这是什么鱼？又不是油香鱼……”

“叫什么大马哈鱼……是吧？几妈！”

“是吗？香，太香啦。再来一碗饭！”

“嘿嘿……少爷。”

“就是嘛。今天从榛名山^①到相马岳^②，又爬了两座山，到了“屏风岩”下，和迎接的人相遇了。”

“走了那么多的路？”

“不过，在相马岳远眺，太美啦，真想叫浪子也开开眼。一边是茫茫的平野，利根川^③在遥远的天际奔流；另一边就是所谓的重峦叠嶂。站在山顶，遥望富士山，只有那么一点点，妙极啦。若是引吭高歌，真想和谁比个高低哪！啊哈

①位于群馬县中部。

②位于福島县相马市。

③贯于群馬、栃木、埼玉、茨城、千叶五县，注入太平洋。

哈哈……喂，再来一碗！”

“景致那么美呀，真想去看看。”

“嘿嘿……浪子若能爬上去，赐给你金鸱勋章。那些险峻的大山呐。悬下十几根铁锁，要顺着它爬哪。我们这些男人是在江田岛练就的体魄。即使现在突然下令，不论是桅杆还是绳索，都能抓得牢，满不在乎。象浪子者流，怕是连东京的泥土都不曾踏过哩！”

“呀，多嘴！”浪子笑微微的，脸儿羞得通红说：“我在学校里也做过体操呀。”

“嘿嘿……贵族学校的体操，可真拿它没办法。是呀，是呀，那是什么时候啦，我曾去参观，又是提琴，又是什么，呜呜哇哇地响；同时，唱起《环球的国家》之类的歌。女学生们都拿着扇子，忽而踮脚，忽而弓身，忽而旋转。我还以为是练习舞蹈哪，可，那就是体操啊！哈哈……”

“唉，嘴真刻薄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那时候，有个人和山木家的姑娘挨着肩，挽了个抓髻，在嘀咕些什么。穿一件紫红色裙裤，大模大样，在翩翩起舞哪。那一位，就是浪子小姐哟！”

“哈哈……又嚼舌头。你认识那位山木小姐？”

“山木是亡父一手照料的，现在也还往来无

间哪！哈哈……浪子输了，所以，一言不发啦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噢，嗬嗬嗬……小两口这么吵嘴可不行。喂，喂，这可是友好茶哟！”